



大漠,烽烟,马兰。平沙莽莽黄入天,英雄埋名五十年。剑河风急云片阔,将军金甲夜不脱。战士自有战士的告别,你永远不会倒下!

戈壁滩上的倔强马兰

■本报见习记者 孙爱民 通讯员 张利文 王泽勇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现在就开花。马兰花,马兰花,清香淡雅人人知,城里孩子在盼望,请你现在就开花。”

6月,在位于我国大西北素有“千年不毛之地”的戈壁滩上,黄沙满眼荒凉间盛开着一片蓝紫色的海洋。

它们是倔强的马兰花。从不计较戈壁滩土地的贫瘠,只要有温暖的春风和雨露,只要有和煦灿烂的阳光,拥有顽强生命力的马兰花就会竞相绽放。这是马兰花的性格。

其中的一株,便是我国爆炸力学与核试验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总装备部某基地研究员林俊德。

大山的儿子

1938年3月,林俊德出生于闽南山乡永春县偏僻的介福乡紫美村。新中国成立时,林俊德刚小学毕业,他是靠政府的助学金上完中学和大学的。

1960年,从浙江大学机械系毕业的林俊德被分配到嘉兴市工学院任教。他没想到,一纸电报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林俊德被告知,他将和其他一些有志青年一起去搞核试验,打破西方大国的核垄断。当时的林俊德“特别兴奋,深深地感到人生已经同祖国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林俊德被分配到国防科委下属研究所工作,从此开始了他半个多世纪畅游科学海洋、为国攻坚效力的历程。

林俊德大学的专业是机械制造,要搞核试验还得学习许多新的知识,组织派他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进修两年。他学得很用功,两年中听了十多门课。

不久,林俊德被任命为科研课题组组长,从事核试验中冲击波机测仪器的工作。

核试验基地在西北戈壁滩上,那里气候特别干燥,昼夜温差大,夏天的地表温度有时达到70℃以上。当时基地没有房子,试验人员全住帐篷,只有10平方米,十几个人同住一项。

“吃的东西全是几百公里外拉来的,一车菜从产区拉到场区得2至3天,夏天大部分菜都烂了,冬天只能吃冻菜。”林俊德曾经说,基地最大的生活难题是水,要取自孔雀河。河名挺美,但水是苦的。

在戈壁滩上,人身上水的蒸发量是很大的,渴了不敢多喝水,喝后肚子胀得很,还可能引起腹泻。由于生活保障困难,进场人员须严格控制,他们每个人的工作量都很满,仪器全是自己装卸,人人都是体力劳动者,也是脑力劳动者。

生活虽然艰苦,科研试验的条件也很有限,但所有的艰难困苦在刚毅坚强的大山般的性格面前都能被战胜。林俊德带领的团队亲密无间,始终充满了欢声笑语。

为尽快攻克爆炸工程技术难关,年逾花甲的林俊德经常带着一群博士硕士在简易的实验地坑里爬上爬下做实验,常常一身土一身泥地一干就是三百多天,被同事笑称“民工院士”。

大山,给了林俊德坚强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品质,也给了他一山一样宽广的胸怀和山一样坚韧的深情。

林俊德不怕吃苦,喜欢迎接挑战。他认为,能吃苦,能抓住机会,是一个事业成功的主要因素。他说自己是大山的儿子,很珍惜与大山永远的亲近。

1990年4月4日,作为全国“奋斗者的足迹”报告团成员,林俊德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宋平、李铁映、丁关根等同志的亲切接见,报告会之后他便返乡探亲。

1993年,中央军委授予林俊德少将军衔,第二年6月他一路乘坐火车硬席载誉返回故里。

一进永春介福乡紫美村,林俊德便亲热地和乡亲们家常、谈变化,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床,亲密无间。

对于孕育他成长的永春一中,林俊德更是凝聚着丝丝情结。回乡第三天下午,他就专程来到永春一中和师生们举行座谈,并向银发丝丝的老校长、老教师,致以军人的崇高敬礼。



2012年5月,医院病床上的林俊德

为支持生养他的家乡,1996年,林俊德欣然出任永春县“科教兴县”专家顾问团企业经济专家组副组长。

他说:“在40多年的核试验科研旅途上,我获得了30多项科技成果。如果我6年中学、7年大学学不好,就不会有各种核试验测量系列仪器的成功。如果说我后来有什么成就就能成为工程院院士,那么这颗种子是在永春一中和浙江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孕育的。”

为国铸核盾五十载

林俊德入伍52年,参加了我国的全部核试验任务,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倾尽心血。在半个世纪的科研旅途中,他先后获得30多项科技成果。

在离开校门后的40多年中,林俊德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新疆戈壁滩上度过的。

在某基地研究所的历史展览馆,摆放着一台形状像“罐头盒”的仪器。这个仪器叫做钟表式压力自记仪,它在我国首次核试验中立下了卓著功勋。而这个“罐头盒”正是由林俊德带领项目组研制成功的。

这台如今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仪器,见证了林俊德和同事们在罗布泊荒原戈壁度过的艰辛岁月,也记录着他们占领一个个科研高地的攻关历程。

1960年,林俊德从浙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国防科委下属某研究所。报到的第二天,所领导向林俊德交底:“国家正在西北建设一个核试验场,把你挑过来,就是去那里工作。”

当时,中国人正走在独立自主发展核试验事业的创业之路路上。

在哈工大学习了两年冲击波测量专业后,林俊德受命担任首次核试验冲击波机测仪器研制小组组长。

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林俊德,只听说国外用机测压力自记仪成功实现了核爆炸冲击波测量,但压力自记仪是什么样子却一无所知。一切从零开始,林俊德带领同样年轻的几名同事,开始了艰苦攻关。

研制冲击波机测仪器首先必须攻克“动力”这道难关。从资料上看,国外的机测仪是用小型稳速电机做动力,可这种电机我国还没有。当时我国已经有科研单位按国外资料制作了电动式的方案,但仪器太笨重,操作不方便,造价也太高。

林俊德在一次乘坐公交时受到钟声的启发,形成了用发条驱动做动力,设计钟表式压力自计仪的独特思路。

由于是白手起家,任务又急,大量的环境试验和标定工作只能土法上马,因陋就简。气压标定来不及买气瓶和空压机,他们临时焊了一个贮气罐用打气筒往里打气来代替;做光电开关试验,他们在烈日下一蹲就是几个小时……

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泊一声春雷,蘑菇云腾空而起。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向周总理报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总理在电话里谨慎地问:“怎么证明是核爆成功?”指挥帐篷里顿时安静了下来。

物理学家程开甲带着林俊德匆匆赶到指挥部。“副总理,冲击波的数据已拿到,从记录

的波形和计算的数据证明,这次爆炸是核爆炸。”张爱萍接过计算结果,迅速看了一眼,又抬头看一看站在一旁的林俊德,激动地拍了拍他满是尘土的肩膀说:“你们立了大功,压力自记仪立了大功,我马上向总理报告!”

形似“罐头盒”的新式自记仪体积小、重量轻,一只手能提好几个,更重要的是,它抗核爆炸干扰能力强,测得的数据完整、准确。

为检测冲击波测量仪在低温条件下的性能,林俊德曾经带着项目组爬上海拔近3000米的山顶。“搞科研需要天不怕地不怕,要敢于幻想,敢于胜利。”林俊德经常这样给项目组打气。

20多年艰苦攻关,林俊德带领科研人员深入研究地下核试验岩体应力波的测量技术和现象规律,不断改进测量方法和技术,先后建立十余种测量系统,为我国地下核试验安全论证和工程设计提供了宝贵数据。

核试验事业起步时,他住在地窝子,吃着玉米面与榆树叶合蒸的窝头,喝着又苦又咸又涩的河水,用土坑当铺板,垒土台当桌子;“文革”时期,他受到不公正待遇,被列为政审不合格对象,下连当过兵,筛过石子铺过路,业务组长被撤,甚至被安排转业。

“为党和人民做事,是天经地义、天地良心。”林俊德常常用这句话激励自己。不论环境如何恶劣,生活如何艰苦,形势如何变化,他始终怀着朴素的赤子之心,执著追求。

上世纪90年代初,面对国际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提出的核查技术问题,林俊德把目光转向研究发展核试验核查技术,把地下核试验应力波测量技术向核试验地震核查技术拓展,全面收集分析全球地震数据,开展了核试验地震、余震探测及其发生与传播规律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他还积极倡导核爆炸冲击波效应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带领项目组发展了声电报技术,声电落点定位技术,解决了国际上大面积立靶自动检测的难题,研制的设备系统已装备于我国多个试验靶场和公安部门射击训练场。

“老师不仅自己善于啃‘硬骨头’,也常常教导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他的学生钟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说。

林俊德在总结自己一生从事科研工作的体会时深感欣慰:“咱们花钱不多,做事不少;咱们讲创造性,讲实效,为国家负责。”

生命最后的抉择

2012年5月4日,解放军总医院的检查结果证实林俊德罹患胆管癌晚期。一辈子与科学研究打交道的林俊德深知自己病情的严重,他拒绝了医生立即做手术的建议。

倔强的林俊德在延长生命与抢救资料之间选择了后者。

为了能离试验基地近一些,5月23日,林俊德从北京转入西安唐都医院。他诚恳地对医生说:“我是搞科学的,最相信科学。你们告诉我还有多少时间,我好安排工作。”

下水一口气能游两个小时,住院前一年还是研究室乒乓球比赛冠军的林俊德,突然发现自己的时间紧张了起来:技术方案需要梳理完善,科研资料需要整理归档、学生论文

需要审改评阅。

在住院期间,林俊德整理移交了一生积累的全部科研试验技术资料,并多次打电话到实验室指导科研工作。老伴劝他休息,他却说:“坐着休息,不能躺,躺下就起不来了。”

5月26日,病情突然恶化的林俊德被送入重症监护室。醒来后,得悉生命留给自己的时间只能以日来计数后,他坚决要求搬出无法工作的重症监护室,转回普通病房。“我是搞核试验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

5月29日,转回普通病房的林俊德出现完全肠梗阻,肚子充满胀气和腹水,心率每分钟达130次。医生建议做肠梗阻手术,林俊德再一次拒绝了:“即使手术能延长几天,但不能工作就没有意义。你们不要勉强我,我的时间太有限了。”

“很难想象他当时忍受着什么样的疼痛……那时他已腹胀如鼓,严重缺氧,呼吸和心跳速率达到平常的2倍,比我们一般人跑完百米冲刺还累。”西安唐都医院护士长安丽君说。当林俊德微笑着对护士们说“不用担心,我工作起来感觉不到疼”时,她们都哭了。

作为医护人员,她们深知晚期癌症患者所承受的那种疼痛是如何地难以忍受,却很难理解林俊德在生命最后关头这种决然的选择:拒绝化疗,拒绝手术。

坐在病床上的林俊德,戴着氧气面罩,身上插着导尿管、胃管、减压管、输液管等各种管子,争分夺秒地整理自己电脑里的资料。为了减少干扰,他两次让医生拔掉引流管和胃管。

5月30日下午,感到坐在病床上无法工作的林俊德,要求把办公桌搬进病房。

5月31日上午,林俊德已极度虚弱,胀气和腹水使膈肌上抬导致呼吸困难,即便如此,他仍然先后9次向家人和医护人员提出要下床工作。

一张照片记录了令人动容、震撼人心的一幕:一位脸上戴着氧气罩、身上插着各种医疗管线的垂危老人,在众人的搀扶下迈向病房中数步之外的办公桌,开始了一生最艰难也是最后的冲锋。

如同重伤的战士向着枪眼那最后的一扑,这悲壮的一幕,凝成了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最后的冲锋姿态。

两小时后,已近昏迷的林俊德被抬回了病床。在间或的清醒时,他仍反复叮嘱学生,办公室里还有什么资料要整理,密码箱怎么打开。

怪客的时间不肯给这位可敬的科学家临终的从容。来不及把笔记本上5条提纲的内容填满,来不及整理完电脑中的全部文档,甚至来不及给亲人以更多的嘱托和安慰。

2012年5月31日21时15分,距最后一次离开办公电脑只有5个小时,林俊德病床边电脑屏幕上的科研数据还在跳动,这颗赤子心却匆匆停止了跳动。

这位军人,这位科学家,完成了生命中最后的冲锋。

一朵怒放的戈壁马兰花凋谢了。

临终前,林俊德交代:把我埋在马兰。苦与国相依,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和赤诚之心的写照。

林俊德走了,留给人们的,永远是那个冲锋的背影。

得知他去世的噩耗,我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94岁高龄的程开甲院士扼腕叹惜,派家人专程送来自己亲笔题写的挽词:一片赤诚忠心,核试贡献卓越。

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总装某基地将士用一副挽联为他送行:铿锵一生,苦干惊天动地事;淡泊一世,甘做隐姓埋名人。

2013年2月18日,中央军委追授林俊德同志“献身国防科技事业杰出科学家”荣誉,林俊德的夫人黄建琴女士代他领取了一级英模勋章和证书。

大漠,烽烟,马兰。平沙莽莽黄入天,英雄埋名五十年。剑河风急云片阔,将军金甲夜不脱。战士自有战士的告别,你永远不会倒下!

这是2013年2月19日,“感动中国”组委会对“感动中国人物林俊德”总结的颁奖词,也是他用一生来勇攀科学高峰、无私奉献祖国的写照。

Opinion 记者眼

金庸大侠北大博士?

“金庸先生的博士毕业证书是我盖的章!”近日,有自称北大学生的网友上传了一张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的照片,而证书的主人正是查良镛(金庸原名)。照片上的文字描述不仅与金庸的经历相符,还配有北大校长王恩哥的签名,落款时间是2013年7月。

这引来媒体和网民的好奇:已届89岁高龄的“金庸大侠”,是如何修满学分并完成博士学业的?

除去由香港大学、苏州大学等学校授予的一些名誉博士学位,在北大之前金庸已经拥有了一个正式的博士学位——2010年9月,他凭借题为《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的论文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这对年近九旬的他来说,实为不易,但令大多数人在意的是,“北大博士”这个极具影响力的学历光环,是否存在着“放水”、“开小灶”的嫌疑,为某类特殊人群打破规则,大开方便之门?

在普遍的质疑声下,北大近日出面回复:金庸未能按照计划完成学业,今年无法拿到博士文凭,网传的毕业证为按照惯例事先准备的,但这仍消除了人们的疑虑;相关回复究竟是出于对颁发博士文凭规则的遵守,还是屈从于社会舆论的压力?

毕竟在这个时代,仍有相当数量的民众愿意选择相信北大博士的培养规则。



研究“呵呵”有何不妥?

6月9日,一篇题为《网络会话中“呵呵”的功能研究》的硕士论文意外走红,署名汪圣的作者在引言中表示,论文的目的在于对网络会话流行词汇“呵呵”建构网络会话结构的功能,以及在具体会话语境中产生的交互语用又进行社会语言学研究。

这篇以网络语言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却引起网民的普遍质疑,在相关报道的评论中,不少人认为:研究“呵呵”这样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词汇,真是白白浪费3年研究生的学费。

也有网民力提作者:“研究‘呵呵’有何不妥?难道研究四书五经才是正途?”而一位认证为上海某学校教师的网民也表示:“语言学就是用以描述、解释语言现象,此文选题很正常。”

在笔者看来,研究“呵呵”并无不妥。在高速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下,汉语也在快速发展,近些年衍生出的“给力”、“坑爹”等词汇,无不脱胎于网络环境中,并快速地被应用到社会语境。研究这类网络词汇,对人们理解社会语言环境与汉语应用的变化,乃至帮助电脑翻译软件理解不同语境下的翻译条件,都是大有裨益的。

一篇论文文成与否的评判标准,并不是其研究对象有多显而易见、稀松平常,而是这篇文章是否具有真正的学术价值,是否在相关语言文化、社会内涵背景下将一类问题讲清楚、说明白。



绽放吧 后高考时代的青春!

一年一度的“高考节”落下帷幕,相比高考期间家长的极度紧张、政府相关职能机构的谨慎应对以及社会的全面关注,考后学子们则悄然踏入后高考时代,开始面对全新的生活。

恰逢端午节,6月10日全国上下不少景点已经迎来高峰;“高中恋情死于家长”的时代也悄然过去,学子们提及校园恋情时不再羞答答;通宵上网、疯狂打球、吐槽考题,在高考成绩单公布之前,年轻人仍有一个夏天无忧无虑的青春去挥霍……

与之相对应,今年也有大量学子选择了回避高考这座“独木桥”。根据教育部门公布的数据,出国留学的高中毕业生约20万人,其他80多万名艺考学生大多选择了就业,还有一部分选择来年再考。而这80多万名学生当中,农村学子占了绝大多数。

无论是否经历过高考、成绩是否出色,其实每个人选择未来的权力都是一样的。尽管“人生不是百米赛跑,高考不是奋斗终点”已被重复了多年,但或许学子们要在高考过去的多年后,才能发现这并不是一句弱者们聊以自慰的话——现实社会的真正考验,更强调的是人的品格、情商以及对未来方向把握等能力的运用。

考上社会,没有人会问你当年高考究竟得了几分。名校出身不能平添你的骄傲,专科文凭也无法衡量你的潜能。

毕竟,我们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并且有能力活得精彩。

(吴益超)

